

紅門開

獨幕話劇
何求著

F4243

0304

內容說明

72清裏

0304

几个青年工人在除夕之夜，敢想敢干，要修好一台龍門刨床，迎接1960年的开门红。可是在最后的紧张时刻，技术员却醉心于爱情，到车站迎接他的未婚妻去了。事情巧得很，未婚妻没有来，他的爸爸，——一件从远方来的老师傅和工厂党委书记，却早在车间帮助青年工人实现了大胆革新和迎接开门红的愿望。这个戏表现了工人们冲天干劲与生产大协作的热情。

剧本情节紧凑，人物鲜明突出，适合专业、业余剧团演出。

2

开 门 红

*

京宝文堂书店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新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64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印制号：10070·565 字数16,000 页数787×1092印1/32 印数 7

1960年5月北京第1版 196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5000册

定价(7)0.10元

人 物

张有生——男，学徒，22岁。

王曼英——女，学徒，19岁。

李雪紅——女，学徒，18岁。

陈書記——工厂党委書記，45岁。

伍正德——技术員，28岁。

伍师傅——沈阳机械厂老师傅，50多岁。

时 間：1959年除夕。

地 点：某工厂鉗工車間。

布 景：鉗工車間一角。正中，是通外的大門，左边放了张工作檯和两只擺工具的柜子，几只凳子。右边一直通里，里面是放机床的地方。但是觀众看不見机床，台上人可以看見。一架電話分机，裝在正門边上。

幕 幕：已經是深夜了，室內靜悄悄的，远远聽見別的事間傳來輕微的机器声。王曼英站在工作檯附近的窗口前面，焦急地望着窗外，象等待着什么。张有生全神貫注，在用報紙罩着的电灯底下安装龙门刨床，看来是瞞着別人在干活的，所以不讓灯光透出門外，也尽力不讓手上的工具发出音响，甚至到工作檯取工具时，連走路也本能地把脚跟蹠

起来。少停，王曼英突然兴奋的轉过身来——

王曼英 (輕声地)来了！来了！

王曼英馬上过去将門拉开，李雪紅把伍正德又拉又推地拖了进来。

伍正德 (有点不高兴)你还講理不！我跟你说現在沒工夫，可你偏偏……

李雪紅 沒工夫也不行！只有两三个鐘头了，一敲十二点，就是1960年，你能讓時間白白过去！

伍正德 可是你們不是在安装了吗？

张有生 就是沒安成。(把手里的图纸递给他)你看，咱们按着图样检查了两遍，可找不出毛病。

伍正德 問題在哪？

张有生 走得不均匀。伍同志，你給咱们想想办法。

伍正德 不行呀，我今晚上有要緊的事！

王曼英 再要緊，也比不上咱们这台刨床。

李雪紅 就剩这么一点時間了，咱们的技术对付不了，你是技术員，你比咱们有办法……

伍正德 (不耐煩地)我告訴你們，我要上車站接人去。

张有生 接誰？

伍正德 接……(犹豫地望了望大家)接我爹去，他从沈阳来。

王曼英 几点钟的火車？

伍正德 十一点一刻。

李雪紅 那你急什么，現在十点沒到。

伍正德 嘿呀，你看！（指指身上油污的工作服）我这个样子能上車站？我得回去洗个澡，換套衣服。（要走。）

李雪紅 （把手一伸，拦住大門）不行，不讓你走！

伍正德 不讓？你拿繩子也拴不住我。（一轉身，走进右边去了。）

王曼英 技術員！技術員！——走了！

李雪紅 怎么办？

张有生 不要紧，咱们自个来。

张有生想进去扳馬达开关，李雪紅馬上一揮手，阻止他。随即輕輕走到門口，向外张望了一下。然后把門小心地关牢。

李雪紅 （向张有生点头）行，开吧！

张有生进去一拉馬达开关，刨床就响动起来了；大伙紧张地望着它，見它走得很正常，心里非常高兴。但走了一会，快慢就不均匀了，张有生連忙把馬达关掉，王曼英有点失望，叹起气来。

王曼英 不行，还是不行！

李雪紅 不过，比刚才好多了。

张有生望着刨床退了出来，驀地轉过身来，在木柜里找了一本書，坐在工作枱边上，翻了几頁，便用手撐着下巴仔細研究起来。李雪紅和王曼英不敢打扰他，靜靜地站在一旁，紧张地等待着。少停，李雪紅不耐煩了——

李雪紅 （輕声地向张有生）怎么样？……

王曼英 (连忙阻止她) 嘘!

张有生 没有理会，又片刻，才啪的一声，把書合上。

张有生 把主动齒輪拆下来!

王曼英 还拆?

李雪紅 王曼英，你泄气啦?

王曼英 唔，有一点！李雪紅，咱们三个，到底还是学徒呀。这部龙门刨床，老师傅安装了个把月，返工了两三回，结果还没成功，你看，咱们能行！

张有生 只要有信心，一定能行。（对李雪紅）钳子！

李雪紅 （递过钳子）嗳，张有生，你看把咱組的两个师傅找来，怎么样？

张有生 他们全在第一车间，为了开门红，现在正紧张着呢。

王曼英 再说，一找他们，万一给主任知道了怎么办！他没批准，咱们就干起来了，他能不生气！

张有生 不要紧，大伙加把劲，就是剩下最后一分钟，也得努力。（指工作台）把板头拿进来。（欲下。）

李雪紅 唔！（她过去取了螺丝头，正想回过来，突然发现窗外有人，连忙转身向张挥手）快，陈书记来了！快藏起来！

王曼英急忙把灯灭掉，三人悄悄从右走下。少停，陈书记手里拿着两个小纸包，从正门走上。他先是在门外望了一会，然后轻轻推开门走了进来，把电灯开亮。他抬头望了望报纸罩着的灯泡，再看了看乱七八糟的工作台，又走过右边，向车间深处瞅了一下，然后会意地微笑着，轉

身把灯关掉，走出正门，反手将门轻轻带上，走了。停了一会，三个青年人悄悄从右上，李雪红迅速到门口探望了一下，才过去开灯。

王曼英 走了？

李雪红 走了！

张有生 快，板头！（接过李雪红手上的螺丝板头）把齿輪卸下来！

王曼英 （犹豫地）张有生！

张有生 嗯？

王曼英 齿輪已經裝了两遍了，再拆，还不是那样！

张有生 不，这回是牙条沒对上。来，干吧！

三人紧张地忙碌着，陈书记却从右边走上来。他悄悄地看着他们来回奔跑，然后蓦地把灯泡上的报纸取掉，四周突然亮得多了。张有生等吃了一惊。

张有生 陈书记！

陈书记 你们早下班了，今晚上是除夕，应该早点回去。

李雪红 陈书记，我们……在装龙门刨床！

陈书记 看见了，而且你还给他们放哨，一见有人，马上就藏起来。

李雪红 因为那……那是……

陈书记 因为那是秘密，对吗？

李雪红 （点头）嗯！

陈书记 没有什么好秘密的，你们是在搞革新，建设社

会主义嘛，为什么不热热闹闹的干！

张有生 不是什么革新，这台土刨床，咱们几位师傅半个月前就开始搞的。

陈书记 可是他们还没有搞成。

李雪红 嗯！试了两回，走得不正常，后来因为支援第一车间，这个车床不是年底要完成的任务，就把它搁下了。现在咱们打算把主动齿轮改装一下，让它今年完成，明年，不，就是再过两三小时以后就能投入生产。（把图纸递给他）您看。

陈书记 好！（接过图纸）你看，真了不起，图纸都会画了！

张有生 不，图纸是伍技术员给咱们画的。

陈书记 哦？

张有生 他认为咱们的设计能行，这几天还给咱们帮忙来着。

陈书记 （仔细看图纸）太好了！太好了！（又仔细对刨床端详了一会）试过没有？

张有生 试过了。

陈书记 还有问题，对吗？

张有生 嗯！

王曼英 陈书记，您看咱们的设计……

陈书记 （阻止她）慢点慢点，让我看看。（对图纸研究起来，少停）现在问题在哪？

李雪红 走得不均匀。

王曼英 可是比以前好多了。

张有生 (对陈書記) 您看能行嗎?

陈書記 行! 一定要叫它行。來，我們檢查一下。

几个人按着图纸去检查刨床。少停，远处大鐘敲了十一下，几个人又从右近匆匆走上。

李雪紅 糟糕，十点鐘了，只剩两个鐘头了。

张有生、陈書記，在这最后两个鐘头，一定要安装成功。

陈書記 对，咱们工厂，爭取1959年紅到底，这台刨床也不能讓它在这儿睡觉。

王曼英 这台刨床，本来是明年的生产任务。

陈書記 那就可以慢慢来，对嗎?

张有生 不，咱们的翻砂跟冶炼車間，不是已經进入到1962年了?

陈書記 有些兄弟厂，已經完成了1964年的生产任务，再过两个鐘头，他們就进入到1965年了。

李雪紅 我們應該赶上他們。

陈書記 赶上他們，可不容易，不过，咱们一定要赶。你們知道，你們車間为什么要搞这台土刨床。

张有生 那是配合第三車間明年的生产計劃，他們要搞十二部土車床，有許多大平面，要靠这一台龙门刨床来加工。

陈書記 对。你們今年能赶出来，对他們是个很大的鼓舞。

王曼英 可是今年跟明年，只隔两个鐘头。

陈書記 要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这两个鐘头就不算短了。（指刨床）对这个玩艺儿，我跟你們一样，还是个学徒，不过有困难，就該請教你們的师傅。

张有生 几个师傅，都到第一車間支援去了。

陈書記 唔，他們把今年的生产任务拉下了，不支援，就完不了啊。

王曼英 車間主任說，全厂的生产任务要紧，咱們这部刨床，就过了年再說，所以一个师傅也不給留下。

陈書記 你們主任的协作精神倒不錯，可是沒有积极想办法，讓明年的任务，也能提前完成！

李雪紅 可不！他看了看咱們的計劃，很同意，就是叫今年不搞了。

陈書記 这么說，你們是沒有得到批准的？

张有生 （有点尴尬）嗯！

李雪紅 所以，我們才要秘密活动。

陈書記 說得正确一点，这叫做“非法活动”。主任不批准，为什么不找厂长，不找我？

李雪紅 找您，能批准？

陈書記 要是不准，我現在就把你們攆出去。

王曼英 不过我們都是学徒，能行嗎？

陈書記 只要敢想、敢干，为什么不行！

李雪紅 为了爭取时间，您最好把伍技术員給咱們調來。

张有生 不行，他馬上要上車站去接他爹去。

陈書記 几点鐘的火車？

张有生 十一点一刻。

陈書記 （想了一下，对李雪紅）給他挂个電話。

李雪紅 （兴奋地）好！（搖電話）喂！請接五号宿舍。

（把耳机递给陈書記。）

陈書記 （对耳机）喂，我找伍正德同志——哦，我是
陈書記。你還沒走？——太好了，我想請你接受一
个新任务，就是那台龙门刨床——什么？你不是給
他們画了个图样？——行！能行！他們已經試过
了，就是走得不均匀，你來給他們參謀一下——我
知道，你要接你爹，这个我会給你安排，准誤不
了。（挂上耳机。）

王曼英 他肯來嗎？

陈書記 有点勉强，不过沒关系。

张有生 那他爹呢？

陈書記 有两个方案。要是時間赶得上，讓他坐厂里的
汽車上車站。

李雪紅 那怎么行，現在还有个把鐘头。

陈書記 第二个方案，他留下来，（对李雪紅）你上車
站去接他爹去。

李雪紅 我跟他爹沒見过面，車站几千人，能找得着？

王曼英 有胡子的，你就問一下。

李雪紅 老人家不一定都长胡子。

陈書記 火車一到，請廣播員廣播一下就行。

李雪紅 就这样！

陈書記 記着，你們現在可以進行合法活動，電燈不用
罩報紙，門口不用派崗哨了。

王曼英 您要走了？

陈書記 第一車間忙着呢，我去一下，馬上就回來。

（把一個紙包遞給她）囉，這是慰勞品，拿去。

王曼英 不，不要，您准是給孩子過年的。

陈書記 不是給他買的。（有點興奮）今天我碰到一件大
喜事：一個十多年沒音訊的老朋友，突然給我電
話，馬上就來看我。這可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呀，沈
陽機械廠的老師傅，這裡化工廠特地請他坐飛機來
安裝機器的。他最愛吃甜的，（提了提另一個紙包）
看，我還上鋪子買了斤芝麻，讓我愛人給他做點心
去。（從正門下。）

李雪紅 （奪過王曼英手上的紙包打開看）哈！牛奶糖！

王曼英 （一手搶回來）刨床不裝好，誰也不准吃。

張有生 来，爭取時間。

三人又動起手來。一會，伍正德換了套整潔的衣服，
沖沖走上。

伍正德 陳書記呢？

李雪紅 （一看是他就高興起來）伍同志，這回你可……

伍正德 （打斷她）陳書記呢？走啦？

王曼英 上第一車間去了，馬上就回來。

伍正德 你們誰告訴他我是接爹去的？

李雪紅 唉，这不是你自个說的？

伍正德 唉，簡直是亂起哄！

王曼英 他讓你先裝刨床，回头坐厂里的汽車上車站去。

伍正德 （焦躁地）算了算了，刨床到底怎样了？

李雪紅 問題不大，只要什么地方改它一下就行。

伍正德 （白她一眼）說得好輕松！（脫掉上衣，对张有生）圖紙呢？

张有生 （递给他图紙，指点着）現在我們把这个齒輪卸下來了。

伍正德 为什么？

张有生 我們怕它跟牙條……

伍正德 不会，重新裝上。

张有生进去裝齒輪，少停。

伍正德 （对里面张有生）开！

李雪紅 伍同志，可是剛才我們……

伍正德 （不耐煩地）不要紧，試試看。张有生，开！刨床又响动起来了，但是和刚才一样，开头走得很好，过了一会，速度就不均匀。

伍正德 （一揮手）关上。

张有生关了馬达，出来，伍正德看了看图紙。

伍正德 不行，你們的設計有問題。

王曼英 問題在哪儿呢？

- 伍正德 一时怎能检查出来！
- 李雪紅 这个設計，你开头也觉得能行的。
- 伍正德 那是开头。（去穿外衣。）
- 王曼英 怎么，你要走了？
- 伍正德 既然不成，还待在这里干嗎？
- 张有生 伍同志，你最好再仔細看看，即使設計上有錯誤，恐怕也不是大問題，現在还有个把鐘头，要是我們……
- 伍正德 你們还有个把鐘头，可是我呢？火車就要进站了。
- 王曼英 伍同志，陈書記說的，你可以坐厂里的汽車去。
- 伍正德 得！坐厂里的汽車，接自己的爹，还不給我貼大字报！
- 李雪紅 你留下来，讓我上車站去。
- 伍正德 我爹不認識你。
- 李雪紅 那有什么关系，請广播員广播一下。
- 伍正德 他一直在乡下，不懂普通話。
- 李雪紅 （有点生气）得了，这都不是理由，你压根儿就不想帮忙。
- 伍正德 我不帮忙？圖紙是我画的，这两天还給你們动手改装了車軸、底板。
- 李雪紅 那你就帮到底唄，干嗎現在扔开不管？
- 伍正德 这是我不管？你們的設計有問題，叫我一时也

沒办法。

張有生 伍同志，要是在平日，咱們也不着急，可是
1959年只剩个把鐘头了，咱們为了爭取開門紅，所
以才在半夜麻煩你。

伍正德 說不上麻煩，我是工厂的人，也有这个責任。

可是現在……

李雪紅 現在你要上車站接你爹去！

王曼英 你把个人的事，看得比工作更重要。

伍正德 我有什么办法！

李雪紅 （把图紙递给他）伍同志，你再琢磨琢磨看。

張有生 我們刚学了点技术怕不行，你就給指点指点
吧！

李雪紅 你別走，我一定把你爹接回来。

伍正德接过图紙，正在犹疑不决。外面鐘声又响了，
当当当地敲了十一下。

伍正德 糟糕，赶不上了！（把图紙一扔，冲出門去。）

李雪紅 伍同志！伍同志！

她要追出去，讓張有生一把拉住。

張有生 得了，讓他去吧！

王曼英 算了算了，过了年再說。

張有生 誰說的，沒有他，咱們也干！

王曼英 可是咱們就是这么一点能耐。

李雪紅 不要紧，陳書記一回來，就有办法。

張有生 对，馬上动手。

三个人正准备再干，伍师傅从正门上，他轻轻推开大门，并且在玻璃上敲了两下。

伍师傅 对不起，我找你们陈书记。刚才有人看见他在这儿。

王曼英 您是……

伍师傅 我是他的老朋友。

王曼英 哦，他可能回宿舍去了。

伍师傅 他的宿舍……

王曼英 （指门外）朝东走去，一拐弯，就是。

伍师傅 好，谢谢你。（转身要走。）

李雪红 （突然叫住他）嗳，慢点！（走近伍师傅，相了相他那件羊皮短大衣和头上的雪帽）同志，你是沈阳机械厂的老师傅？

伍师傅 （点头）嗯！

李雪红 你是给化工厂安装机器来的？

伍师傅 是呀，你怎么知道？

李雪红 （天真地叫了起来）太好了！太好了！（一把抓住伍师傅）你来你来，你来看看我们的刨床。

王曼英 （也兴奋地）我们干了几天了，也没成功。

张有生 李雪红，你怎么啦，人家是来看陈书记的。

伍师傅 没关系，安装机器，比什么都重要。

李雪红 （把图纸递给他）这是我们修改的设计。

伍师傅 你们？

李雪红 是呀，我们三个。

王曼英 这部刨床，咱们几位师傅已经返工两回了，还是不行，现在我们想把主动齿轮改装一下。

伍师傅 原来的图纸呢？

张有生 在这儿。（赶忙打开木柜，取出两张旧图纸，铺在工作台上。）

伍师傅（走过去，仔细地跟新图纸对照了一下）唔，改得好！改得好！现在的問題在哪儿？

张有生 走得不均匀。

伍师傅 来，试试看。

张有生进去开动马达，伍师傅随着进去又走上，然后挥手叫他关上。

伍师傅（望着刨床）唔，是有問題。

王曼英 是不是我們的設計……

伍师傅 不，讓我琢磨琢磨。

伍师傅走到工作台前，铺开图纸沉思了一会，然后慢慢把大衣纽扣解开，将大衣脱掉。

张有生（兴奋地）能行嗎？

伍师傅（卷起袖子）试试看吧！

李雪紅 一个鐘头能装得好？

伍师傅 怎么，还给我限定时间？

李雪紅 您别见怪，老师傅。今天是除夕，再过一个鐘头就是1960年了，这台刨床，不能讓它这样躺着过元旦，要爭取开门红！

伍师傅 哦，原来是这样！